

津村記久子

如果·爱

カソウスキの行方

[日本] 津村记久子 著 安伊文 译



津村記久子

如果·爱

カソウスキの行方

[日本] 津村记久子 著 安伊文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果·爱/(日)津村记久子著;安伊文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1-5172-1

I. ①如… II. ①津… ②安…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1379 号

《KASOUSUKI NO YUKUE》

© Kikuko Tsumura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877

总 策 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刘晶晶
特约策划: 周 洁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如果·爱

〔日〕津村记久子 著

安伊文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s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5 字数 80,000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72-1/I·4081 定价: 18.00 元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责任。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

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

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

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势必有着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

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语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

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为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

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

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目 录

001	如果·爱
075	每日一作
104	新郎的汉谟拉比法典

如 果 · 爱

新商品看得人眼花缭乱。以淡蓝色为底色的便笺纸上，单面印刷着白色银莲花花纹。像是出自芬兰设计师之手。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女人才会买这样的东西呢？哦，不，应当不仅仅限于女人吧。要不要订货呢？哎，不知道藤村会说什么。如果在总部的话，根本不用犹豫，想买就买了。

从前面的办公桌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声。反反复复地纠结了十多分钟，手边的订货传真纸还剩着最后一项没有填，停下笔来。自己，还有藤村，都不得不要受那张长长的排班时间表的约束。拿着铅笔的末端一遍一遍搔着头皮。和笔尖落在纸上的时间相比，搔头的时间似乎更长。来打零工的主妇们都说，这个月不知道为什么要比平时忙好多。于是，入江就开始绞尽脑汁地想，是不是应该向公司要求多加两百日元的时薪呢？不过，以这个吝啬公司的作风，

一定是被驳回的，所以，这个想法还没出炉，就被自己否定了。

“入江小姐。”

“什么事？”

“备用品订购的文件，做完了吗？”

每次都把自己工作没做好的责任推卸到旁人身上的藤村，扬起脸，用极其不客气的语气说道。不知道是因为只需要订一件商品却如此聚精会神地盯着商品目录被他发现了呢，还是因为要订购的是棉纱手套却只是盯着便笺纸那一页而被他发现的。

“不好意思，马上就好。”

“又不用买其他东西，别看起来没完没了的，赶紧定下来。快到下班时间了，把这些做完就能下班了。”

虽然被他看穿了，但是入江却没有一般后辈的那种胆怯。明白了。她镇定地点点头。

“还有。”藤村的话还没说完。他才不管入江那张紧皱着眉头的脸呢，站到入江的办公桌边上，瞥了一眼她桌上漂亮的笔记本，一边继续他的话：“请不要购买多余的东西。我们公司的会计会询问购买这件物品的原因。”

藤村补充的这句话，其实是在告诉入江，不要自说自话地随意买东西。说完，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继续做他的临时工排班表。

入江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可能是从总部被“发配”到这个仓库来的时候就已经窝了一肚子的火，所以看到这个以兵马俑为封面的笔记本的时候就买了下来。谁让这家邮购公司有卖这样的好东西呢？如果因为这本笔记本的原因被炒了可怎么办呀？不过管它呢，这样的状况，就算公司要你走人又能怎么样呢？

藤村有些神经质地凑过来，用铅笔敲敲桌子，又开口了。

“山野会计让我代她向你问好。”

“那你就告诉她我不好。”

“真是搞不懂你。”

藤村的铅笔再次落到纸上的时候，只听得“啪”的一声，笔芯断了。无论看上去多细的笔芯，笔压都是相当强的。供从事仓库作业的森川、入江和藤村三个人传阅的文件，基本上都是藤村手写的，而通常两次中总会有一次，纸上的某一处或几处会被戳破，留下一个个小洞。可能是

因为使用的纸张比较便宜的缘故吧。

真想找藤村聊聊。当初，有后辈找她倾诉，说是受到主管的性骚扰云云。出于作为前辈的责任感，毅然找到部长投诉。谁知话音刚落，就被同去的后辈当场否定，说只是误会而已，让她特别下不来台。后来听别人说，那两个人谈起了恋爱，而等自己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被“发配”到郊外这个鸟不拉屎的仓库里来，在这个比她还小两岁的男人手下打杂了。而自己原来在总部中，已经是负责营业事务的女性中类似于主任的角色了呢。对于这样的事情，藤村一定会说“那你还是辞职吧”这样的话吧。他还会说：“如果是我的话，一开始就不会卷入这种不伦之恋的游戏中去。”没错，的确是那样。她就是一个好管闲事的人。而让入江深感郁闷的是，她至今不知道将自己无辜卷入的这场游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与入江同期进入公司的山野会计说，那个后辈其实是想炫耀自己的魅力，又不能明说，所以采用了这样的方式，而入江输就输在没能领会她的真实意图。主管当然不想自己与部下的不伦之恋闹得人尽皆知，自然对这等不识时务者避之不及，于是随便找了个培训，还是其他什么适当的名目，把入江“发配”了出来。

顺便提一句，据说那个后辈接替了入江的职务，管理着负责营业事务的女同胞们。她到底行不行啊？入江在电话前皱着眉发呆。上班时，她偶尔想起这些事，就恨不得发疯似的大叫，把椅子朝玻璃窗砸过去。工作工作工作，最好多点工作压跨她！少了什么零件才好！来个人刁难刁难她就好了！一切极尽恶劣诅咒之事，都是入江脑海中的臆想，她什么都做不了，只想大哭一场。六年了，大学毕业后就进了这家从事机械零件批发零售的公司，已经六年了。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没想到却是这么个下场。早知道的话，何苦来着。

抬头看看钟，离下班时间还差四分钟。确认了一下日报表在搁板上的位置，入江开始整理桌子。下班时间快到的时候，通常只把手头的事情做完就完了，不会再开始一项新的工作。多余的一点点时间，洗洗杯子啦，把铅笔芯收收好啦，把日报表折起来的地方摊平啦，都是些消磨时间的活儿。自从来了这个仓库，还没加过一次班。而在总部的时候，要检查后辈们的工作，要应付临时的订单，一个月加班二十个小时是逃不掉的。现在想想，真不知道自己怎么做到的。